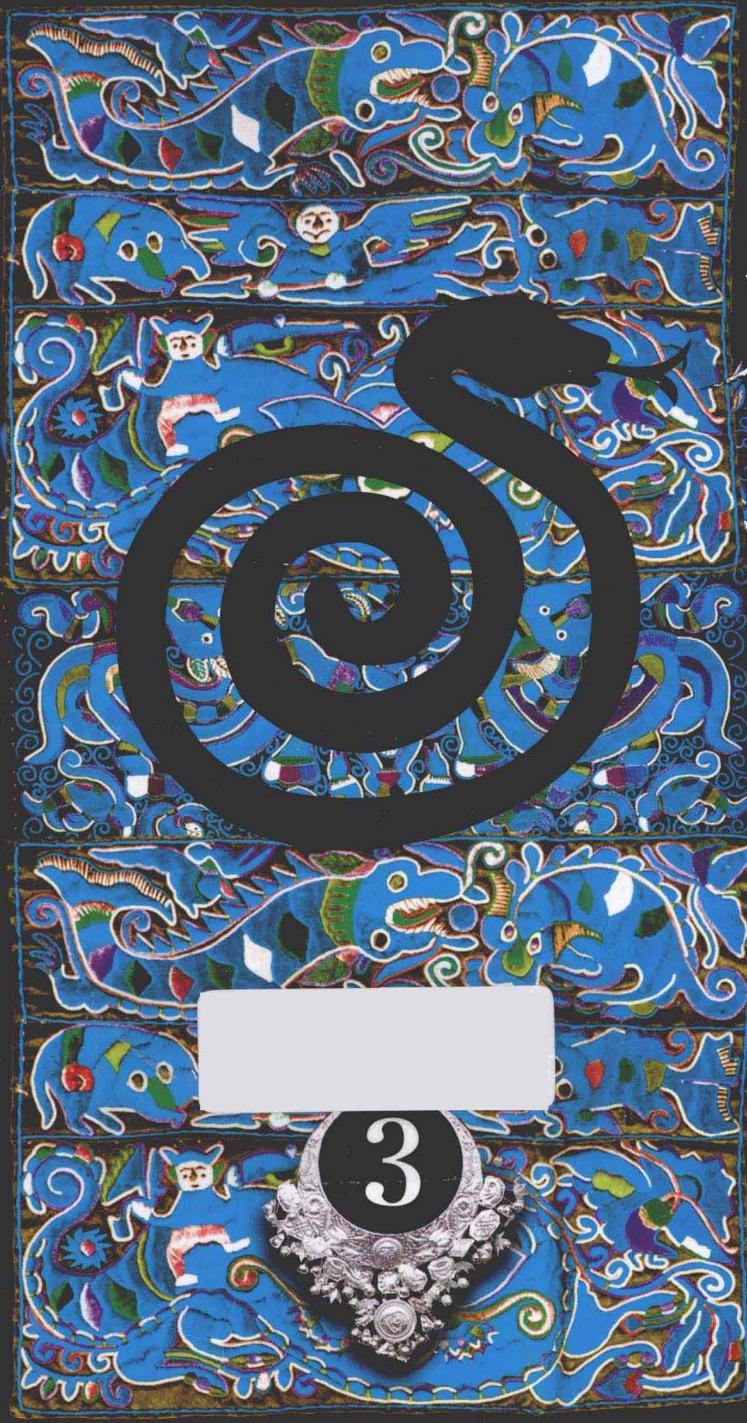


苗疆鬼事

3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非天地不仁，乃人心不古！
正能量PK阴谋家
拯救「鬼节」出生的小伙伴们！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南無袈裟理科佛

3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疆蛊事.3^º/南无袈裟理科佛著.—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ISBN 978-7-5520-0378-9

I. ①苗…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6125 号

苗疆蛊事 3

作 者：南无袈裟理科佛

责任编辑：王晨曦 穆宏才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插图设计：天津正东动漫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24.5

字 数：36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378-9/I · 098

定价：39.80 元

第二章 苗富貴，母相忘

第一章 工友

第十二卷 闹鬼广场

第二十章 香港諸事已了

第十九章 龙骨絕阴之气

第十八章 所謂天地不仁

第十七章 泰伯出現，震懾當場

第十六章 韩月的故事

第十五章 死亡之后是？

第十四章 累年老鬼出笼

第十三章 山路空間折疊

第十二章 四大黃金組合

第十一卷 明珠叙事

1

1

6

11

16

21

26

31

36

41

46

46

51

第十八章 众鬼索魂，米阵将破

第十七章 萝莉发飙

第十六章 凝雾融身

第十五章 小道新怨，石柱渗血

第十四章 地翻天

第十三章 聚火燃尸

第十二章 燃发引魂，接坐重物

第十一章 欧阳指指，白衣影子

第十章 湾洁广场

第九章 夜幕降临

第八章 浴室里传来的淋汤声

第七章 杯米喊魂

第六章 同行

第五章 鹰过拔毛

第四章 阿根出事，陆庄放场

第三章 镜灵化阴，午后阳光

第二章 招揽

第一章 初醒

第十三卷 小鬼

第三十章 终于结束

第二十九章 肉体缚鬼，共赴黄泉

第二十八章 鬼上身

第二十七章 大鬼降临

第二十六章 肥虫子魅力下蛊，掌柜的遭遇暗算

第二十五章 龙骨符策

二十四章 肥母鸡垫地

第二十三章 僵尸逞凶

第二十二章 饿鬼咒，工程师

第二十一章 九层锁魂塔碑

第二十章 扁毛畜生惩凶煞

第十九章 十万火急，消失的楼梯

130

135

140

145

149

153

157

161

166

171

176

181

186

186

190

第三章 天师道北宋海外传人

第二章 雪瑞

第一章 解木条件

第十四卷 降头术，麒麟胎

第十三章 神像

第十二章 背影

第十一章 小鬼

第十章 意识

第九章 恶毒

第八章 平淡

第七章 出事

第六章 圆殿

第五章 漏网之鱼，食尸狗

第四章 蜘蛛
第三章 夜店

195

200

205

210

215

219

224

229

234

239

244

249

249

254

259

第十九章 格朗佛窟，善藏法师

第十八章 出城进山，乱象丛生

第十七章 恶魔回忆，我要回家

第十六章 匹夫一怒，当街杀人

第十五章 捕客差错，恐怖人面

第十四章 女秘丢魂，小道揩油

第十三章 高手出现，顾忌失踪

第十二章 小叔离去，兵分两头

第十一章 食猿鹰现，大人受伤

第十章 林记玉器行

第九章 怀壁有罪

第八章 意外出现的「赢家」

第七章 花莲雅家

第六章 赌石交易会

第五章 仰光街头遇故人

第四章 老牛不能吃嫩草

264

269

274

279

284

289

294

299

304

309

314

319

325

330

335

340

- 
- 第二十六章 剑吐死穴，连夜狂奔
- 第二十五章 独急跳墙，手掐白衣
- 第二十四章 刀斩山魈，斧劈而逃
- 第二十三章 狂猴山魈，猿尸降现
- 第二十二章 仓皇逃窜，夜宿林溪
- 第二十一章 黄金蛇蟒，红云扑身
- 第二十章 亮扬旗人，跳墙掉坑

345 351 356 362 367 372 377

第十二章 四大黄金组合

我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第一反应是蛇。

然而转念一想，不对，蛇的动静，哪里会有这么大？

杂毛小道的反应快过我，身形一弓，拽着我就往上面冲去。我们刚一翻上山路，就听到后面有几声呼啸，我条件反射地蹲身在地。吓，几个石疙瘩就擦着头皮飞过去。回转过头来，有三两个黑影从山路下面的荆棘丛中，蹦了出来。

我心中哀叹：黑影，又见黑影——今天到底是要闹哪样，什么猫猫狗狗都跑出来，聚在这里？

借着这明丽的月色，我眯着眼睛看，总共三头生物，每头都不到一米高，长得似人非人，像猴子而又没有尾巴，黏嗒嗒的身子，通体墨绿色，稍一停定，便有臭鱼烂虾和水草的腥臭味道，扑面而来。而在这些家伙的后背上，是椭圆形的硬壳，似乌龟。看着这些脸长鸟嘴、露獠牙、披头散发的家伙，看着那头部中央有一个圆盘状凹陷的独特相貌，我心中一咯噔，靠，敢情还是老熟人了。

是的，脑门前面一秃瓢，这个样子的家伙我在江城高速公路旁边，也见过。

它们曾是泰国降头师巴颂的贴身小马仔，后来落荒而逃的水草鬼。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河童，传说中只要脑门凹陷处水未干，就有源源不断力气的存在。

没想到黑雾散去，竟然把它们给弄了出来。

只是不知道它们是本地户，还是那个叫做秦伯的神秘人弄出来的布置。

不管是哪样，总而言之，那个家伙，实在太厉害，我们惹不起。

这几头水草鬼比我见过的更加粗壮，不是熟人，显然也不会和我叙旧情，挥舞着爪子，就朝我们冲了过来。看着这些凶猛怪异的家伙出现，一直愣在一边的钟助理终于崩溃了，一声“妈呀”，什么也不管，撒丫子就往山下面跑去。

一头水草鬼迅捷如狸猫，贴地追去。钟助理是普通人，也是我们带过来的，自然不能让他白死，我从怀里面掏出铜镜，高喊道：“无量天尊！”

没有任何光学效果，铜镜在我手中一震，手心发麻，而追赶钟助理的水草鬼则身子一滞，顿了下来。

就这当口，钟助理已经狂奔到了十几米远的坡下去了。

空气里还传来了他鬼哭狼嚎的呼喊声。

在空地的那头，传来了许鸣和韩月的呵斥声，那边也有四头湿漉漉的水草鬼，缠上了他们。杂毛小道抽出桃木剑，舞起剑花，口中念念有词，极快，当一头水草鬼腾身扑咬而来的时候，他正好念到了“玉皇光降律令敕”的结束语，口中绽放春雷，桃木剑如电，划过最简洁的直线，刺中了它的额头。

这头水草鬼的额头处，有水花荡漾。

一剑刺中，双方都浑身一震。杂毛小道是被水草鬼的巨大抵中，而水草鬼，则被老萧他蓄积了“气”的一剑，给伤到。我早已经放出了朵朵，对杂毛小道大骂：“蠢啊！这水草鬼要害是眼睛和肚脐眼，头颅那里堪比钢筋，刺个毛啊……”浮在空中的是小妖朵朵，她是个好事的家伙，不像朵朵遇到打架就哭，她兴奋得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叫道：“杀人啦，放火啦，有血光之灾啊……”

她一边闹，一边不忘了给这三个像小牛犊子一样的凶狠矮个儿使绊子。

山间的小路本来就荒草丛生，此刻有了小妖朵朵的煽风点火，立刻疯长，青绿色的叶子立刻席卷着水草鬼的下盘，将它们的行动限制住。看着三个水草鬼费力与脚下的青草拔河，杂毛小道大悦，桃木剑一挥，便径直朝最前面那个水草鬼的眼睛，使劲地戳。他连戳数下，那水草鬼疼得啊啊叫，叫声似猩猩。

它奋力一挣，居然挣脱了地上的青草，朝老萧扑去。



而我则捡起路边的一块大石头，冒着让人窒息的腥气，朝最高的一头水草鬼头上猛砸。

那水草鬼应声而倒，吱吱叫，但是却未曾死去。我听到旁边杂毛小道大叫一声，扭头看，这家伙跟扑到面前的水草鬼已然滚成了一团。这水草鬼手上没指甲，软乎乎，但是嘴中的獠牙却是相当的狰狞，找准了位置，朝杂毛小道的胳膊猛地啃去。

瞧它嘴张得那么大，咬合力定然是惊人的。

我正欲搭救，第三头水草鬼也挣脱了小妖朵朵的束缚，朝我扑来。它张大着嘴，里面一股子的熏臭气，像积年的茅坑。顾不得杂毛小道，我浑身汗毛一炸，感觉热流从尾椎骨往上一蹿，手腕的骨节响动，双掌立刻滚烫得厉害。

说时迟那时快，这头水草鬼已然扑到了我的怀里，那力道之大，仿佛是一台小轿车，朝我撞来。

我被撞得腾空而起，半空中，水草鬼张大的嘴就朝我前伸的手咬来。看着它那黑灰色的牙齿，我心中一横，索性将双手递进了它的嘴里去。刚一触及它的嘴，立刻有巨大的咬合力传来，手掌也痛。越痛，手掌就越烫，我凶狠的心也是郁积了许久，对人要温文尔雅，礼貌谦让，但对这凶戾的鬼东西，讲究不得道德，血性一冲头顶，脑门发热，就死命地掰。

它要合嘴咬，我就奋力掰，身体重重落地的那一刻，感受着大地给我的反震之力，一瞬间，我全身的肌肉都绷直到了极点：“啊……”我口中发出受伤野兽般的嘶嚎，什么“炁”之场域，什么十二法门，什么养蛊世家……所有的一切，在生死关头，都通通消逝不见。

只有拼，咬牙跟丫的拼了。

狭路相逢勇者胜，不是它死，便是我亡。

就是这种气概，不依靠外物，凭着肚子里一股子血性，用我灼热的双手，跟这鬼东西决出个高下。

.....

似乎过了一个世纪，又似乎一瞬间，当我嘴里面尝到了腥咸的血浆时，我才骤然发现，自己居然把这身有巨力的水草鬼，给生生撕烂，从嘴，至头。

刚才还如同索命小鬼的水草鬼，浑身一阵抖动，手脚乱划，最终软软垂下，成了一摊烂肉。

我一身熏臭的鲜血，回头看，只见杂毛小道并不比我好几分。

他那一柄桃木剑断了半截，剑尖的部分，已然从地上跌落的水草鬼嘴里捅进去，而后被生生咬断。然而那头水草鬼并非死于这剑下，而是被杂毛小道以一牛之力，一拳一拳地擂在了肚皮上，内脏都不知道被轰移了多少，口中狂喷鲜血而亡。

这是内伤，实实在在的内伤。

我们都把注意力停留在了剩下的那一个水草鬼上面，然而见它一动不动地站着，任由腿间的青草疯长。我纳闷，问浮在空中的小妖朵朵，说这蠢货，怎么不动了？是胆儿吓跑了，还是弃暗投明了？小妖朵朵指着这头水草鬼头顶，说喏……

我们定睛一看，金光闪闪，肥硕的躯体，原来是金蚕蛊这小东西。

我记起来了，自从它脑门长出了小疙瘩、青春痘，好像就能够控制住这类邪物的意识，比如在湘西王家控制最厉害的跳尸那次，便是如此。不过它素来疲懒，控制也像段誉的“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指望不上，偶尔一次，倒是意外惊喜。

我们都看着它，金蚕蛊得意洋洋，附在那水草鬼湿漉漉的头上，吮吸着脑门凹槽处的水，吱吱叫。

呃……看着那绿汪汪的液体，我被恶心到了。

刚刚站起来拍衣服和手掌上那红的白的浆液，只听到那边传来一声尖利的叫喊，看过去，只见刚才灵活得如同狸猫的韩月，正好被一头粗壮的水草鬼给咬住了右腿，疼得哇哇叫，奋力挣扎。然而那水草鬼就像是食人鱼，一旦咬中了，哪里肯松口？韩月一下子跌落在地上，除了一头在跟许鸣纠缠的水草鬼，其他两头都已扑上去，凶猛地撕咬起来。

说了这么久，其实从我们跃上山道，直到此刻，时间才过了一分多钟。

杂毛小道拔出半把断剑，说救她，拔腿就往前奔去。我打了个响指，让金蚕蛊控制的水草鬼蹬地雷阵，先去同门相残一回。相隔不过七八米，抬脚就到，韩月被许鸣给救了起来，身上的衣服破开，伤口处鲜血淋漓，血肉模



糊。许鸣为了赶走叮住韩月的水草鬼，连续打出几次“不动明王印”，手脚都有些发软，又中了几记攻击，脚步踉跄，口中吐出鲜血来。

不得不说，这个西贝小子果真有些本事，和我一样，也是凭着一双肉掌，将这几个水草鬼拍退开，震得它们脚步轻浮。到了我们临近的时候，我一个，杂毛小道一个，肥虫子控制的水草鬼一个，再加上空中辅助的小妖朵朵，这黄金组合，瞬间爆发了最大的威力。

十秒钟，捉对厮杀的结果是——水草鬼完败。

许鸣双掌拍开一头水草鬼，看到杂毛小道一个鞭腿将其直接挂在地上，眼睛发直，指着我们说果然是你们。我笑了笑，说是啊。他说，你们是我父亲找来的么？杂毛小道冲着地上的那个水草鬼一阵狂踩，还不忘回头说道：“那是人家李致远的爸，不是你的……”

许鸣脸色黯淡，没有辩驳，而是蹲下，查看起了韩月的伤势。

他没说话，我们在一旁喋喋不休，这也不是一个事，便回头来看被定住的李致远。我正想打量这个活死人，到底是个什么品种呢，只见他浑身的肌肉抖动，脸上的青筋浮出来，浑身都在抖动着。

我心中一惊，手便往怀里掏镜子。哪知这家伙已经高高举起了双手，仰天长啸了起来。

这啸声中，有着无尽的悲凉和凄厉，以及决死的神伤。

周围的空气都为之静静地抖动起来。

山体摇动。

第十三章 山路空间折叠

是的，没错，山体在摇动。

香港属于稳定的大陆架区域，基本上是不会地震的，然而我们的脚底下，却在微微地震动着，一下、两下、三下……足底发麻。我已经掏出铜镜，朝着满面狰狞的李致远照去——“无量天尊”，这一声“阿里巴巴”式的导引句落下，竟然无一点效果。

我心中一默念，这才知晓原因——这两日铜镜用得太过频繁，这法器罢工了。

凡事皆有度，过度使用，它就只有撂挑子。

来不及思考，我可猜不出这家伙还能出什么妖蛾子，前冲，一个截腿，便结结实实地踹在了仰首望天的李志远胸口。这一脚踢中，足尖传递而来的感觉不是肉体，而仿佛是一道墙，一道水泥浇注的墙。由于用力过猛，在力的反作用下，我半边身子都发麻，跌倒在地上。

一只手托住了我的身子，杂毛小道在我旁边严肃地说道：“不对，有问题！”

我抬头看去，只见李志远一脸痛苦，跪倒在地上，伏着身子，不断地颤抖着——他的痛苦显然不是被我踹的。而在他的背后，山路的坡面处，裂出了几道口子来。这地是黄泥地，几十公分之下是灰白的石头，一下子居然全部炸开——不，不能用炸开来形容，这一个过程缓慢，仿佛在看《黑客帝国》里的“子弹时间”，坡面的小树倾倒，连根掘起，泥土翻滚，岩石崩开……土里有无数蚯蚓和多脚虫，逃难一般出现，朝四处散去。

见到这些恶心黏滑的虫子，我心中又是恶心，又是馋嘴。



恶心是我的本能，馋嘴是肥虫子的本能。

地面停止了颤动，而在坡面的地方，则裂开了一道狭长的口子，黑黝黝，像小丑咧开的大嘴。有风从里面吹出来，呼呼作响。这声音不大，轻，但是却像敲鼓的锤子，一下一下，全部都敲在了我们心坎。

我盯着那黑洞口，一瞬间，心头像被人猛地攥着，有极度的惊悸冒出来。

我浑身发冷，身体不受控制，本能地朝后面退了两步。

杂毛小道托着他的红铜罗盘，眼睛不看别处，死死盯着天池海底处的黑色磁针。那磁针转动如同风扇，剧烈地旋转着，无一时停歇。他的脸都黑了，抬头看了看天上的皎月，又打量了四周的环境、山势的走形，失声大叫说，这地方不对劲，树木斜歪，山陡而阴，纳甲走卦，如虎藏凶林，必有古怪啊……

地上的韩月拉住了许鸣的手，低语说道：“李……对不起，我也是没办法……”

未来得及反应，那归入平静的黑洞口中，有气流旋转着，常人看不到，而我却能够感受到里面孕育的邪恶和暴戾。杂毛小道往我这边靠紧了两步，指着在地上抽搐的李致远，语气平淡地说：“小毒物，我们麻烦了。这个家伙，迸发自己最后的生命力，呼唤出了这凶地沉眠的鬼东西。我的卦象已乱，牵扯不一，八门之中，生门飘渺，可见这东西有多凶险了。这一次，只怕我们要交待在这里了……”

我抬起手，断然说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惟今之计，只有……”他点点头，与我一同说道：“跑！”

我的身体早就处于紧绷状态，口中刚一念完，就拔腿而走。杂毛小道不输我半分，大步迈开，如一道青烟，袖摆呼呼地扇风。许鸣这也反应过来，拉着受伤的韩月也跑了。小妖朵朵和肥虫子与我心意相通，而且对危险的预知能力比我们强太多，早已经先我一步，飘飞开去。而肥虫子，则隐入我体内。

我们所处的地方在半山腰，爬上来的时候足足走了近二十分钟，下山自然要更快一些。但是走过山路的人都知道，山陡坡斜，容易失去重心，需要控制速度，不然就很容易摔跟头。我跑了两分钟，感到许鸣没有跟上，回头

看，那小子还在我视线尽头，扶着韩月踉跄地跑下来。

这个家伙倒是个情种。

刚才韩月的话语虽轻，但是我其实已经听到了，今天的事情寻根究底，似乎有着太多的巧合存在。她这一道歉，我就在想：莫非这一切，都是韩月背后的那个秦伯安排的？再往深里猜，居然能够把我和杂毛小道都给算计进来，这个叫做秦伯的家伙，未免也太工于心计了吧？

莫非他能够改变事物之间的联系，推动杂毛小道的运算，将我们引导至此？

若是如此，绝对是我平生所见的第一高人了——这不是“术”，而近乎“道”了。要是他真有这种能力，只怕我们惟有像棋盘上的棋子，任其摆布了。

我希望不是。

仓促逃命中，也来不及跟杂毛小道进行印证，我稍微等待，叫许鸣赶紧跟上。虽然恐惧那裂开的地缝中莫名的存在，但同是天涯沦落人，既然一起经历险境，不管恩仇，总是要拉扯一把的。许鸣匆匆跑了下来，声音有些急促，有哭腔，说，韩月受伤了，身体僵直，流黑血，怎么办？

杂毛小道转身来查探，说无妨，刚才场面太混乱，想来是感染到尸毒了。我们先逃下山去，找来糯米拔毒即可。说完伸出手，扶住了韩月的身子，抱起来，说贫道力气大，便照顾这位女居士吧。

韩月无力地抬起头，一双大眼睛盯着我和杂毛小道，表情复杂，张了张嘴，却没说话。

她认出了我们，昨日还是生死敌手，今天却伸出援手来救她，不知道她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我为杂毛小道的善良所感动，跟着他往下走，许鸣也累得几乎虚脱，勉强跟着小跑。没走几步，我牙齿就咬了起来——从我这个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杂毛小道那禄山爪，一抓浑圆的胸脯，一托肉感的臀部。

我终于知道韩月的表情，为什么那么哀怨，那么难以启齿了……

亏得杂毛小道还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脸孔呢。

我心中正对这龌龊的家伙进行深刻的批判，他突然停下了脚步，扭过头来说不对。说完，他将怀中的韩月递给我，说陆左你照顾一下。我接过来，